

刘禹锡：唐代怀古诗史上的一个预言

——对刘禹锡唐代怀古诗坛地位之重估

陈 蕾¹；胡晓明²

[摘要] 刘禹锡历来被目为中唐怀古诗创作大家，人们普遍认为他开启了晚唐怀古诗的潮流。然而，在具体的论证上迄今缺乏深入细致的探索。本文立足于此一问题，发掘出唐人怀古诗之发展与其自身的不断时空化现象呈同步的事实。并凭藉对刘禹锡怀古诗的分类和分析，确证了他在唐代怀古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其中，对他作品中特殊的时空感及其创作手法的发现，证明了他与晚唐怀古诗潮间一脉相承关系之真正所在，对前人缺乏论证的判断是一种补充和推进。

[关键词] 刘禹锡；唐代怀古诗；时空感；佛教时空观；宇宙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222(2007)01-31-05

一、中国古典怀古诗与时空感

文学与时空有注定的因缘。早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就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巴赫金则进一步为文学引入“时空体”的概念：“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地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XPOHOTOH)。它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2]

诗是文学，是特定时空里人生感受的挥洒和抒发，故诗与时空之间的联系亦是天然的。朱光潜先生说：“诗的境界是理想的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著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和普遍化。”^[3]这不是西方理论的盲目附庸，而是本民族文化诗学的平心之论。

故而，时空感历来被目为中国古典诗歌审美境界的重要标准之一。一首好诗自成一个自足而充满张力的世界。它不是平面的、单向度的，这就需要时间感与空间感的共同支撑。以陈子昂的那首脍炙人口的《登幽州台歌》为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时空体。此时此地，诗人所站之处，即是这个世界的原点。从原点出发，我们仿佛看见时间与空间如两条坐标轴一般向纵横两个方向无尽延伸。站在如此巨大深邃的时空交叉点上，怎不令人察觉到人类自身的短暂和渺小？怎不令人“怆然而涕下”？

然而，我们不禁追问：弥漫如此古今苍茫的意绪和震撼人心的时空感来自何处？答案是，这一首怀古诗。怀古这种诗歌，古人方回曾经定义为“见古迹而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瀛奎律髓》卷三）这个定义也许有点浅。上乘的怀古诗作，当是诗人以现实之眼光，去烛照历史的幽谷。换句话说，怀古诗人当具有穿越古今，弥合时空的想像力与思辨力。他们用审美意象搭建了一座诗性的桥梁，挖通了一条时空的隧道，绾合起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时空，从而创造一个充满时空张力的诗歌世界。《登幽州台歌》的巨大时空感，其实来自于它的怀古题材——对历史与场景，即时间与空间的关注。

中国历史上的怀古诗始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经历过两次大的发展——汉魏六朝与晚唐。最初的怀古诗，如汉末的《驱车上东门》、魏晋时期阮籍的《步出上东门》等篇，都还停留在一

[作者简介] 1 陈蕾（1982—），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生。2 胡晓明（1955—），四川成都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种所谓“生命意识”的醒悟阶段，诗人作为对那个动荡而痛苦时代的回应，表达出对宇宙和生命的直观感受。此时的怀古诗，受到人们的哲学思维程度的限制，并无“时空意识”可言。

入唐以后，由于诸多原因，文人的生命意识逐渐深化，渐渐出现了一种更深刻的生命价值意识——“宇宙意识”。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评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首次明确提出了“宇宙意识”的概念。^[4]与之前相比，初唐诗歌，尤其是怀古诗里，隐隐地开始有了对于时空的思索。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例。然而，反观整个初盛唐时代，除了李白的“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5]与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等少数诗句，微微透露出了唐人对于时空和宇宙的些许直觉感受外，大多数的怀古之作，都未能对宇宙人生进行终极关怀式的理性思索，只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而已。也许，大唐士民向外辐射、昂扬向上的心态使得他们很少能回过头去审视历史。总之，对天道人事以及历史的思考还没有成为一种思想的潮汐。

真正的怀古诗潮到晚唐方才涌来。据统计，有唐一代共有咏史怀古诗 1424 首，而晚唐占 1014 首。^[6]伴随而来的也是怀古诗歌中时空感的空前成熟。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或许可以作为晚唐怀古诗日渐成熟的时空观念的普遍代表：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诗人告诉我们，六朝的遗迹在历史的陵替中与衰草同流，唯有苍穹和白云才是穿越时空的自然恒在。而山光与水影，作为这种自然恒在的显现，鸟影和人声作为万代过客的代表，互相碰触而形成了时空穿越般的历史的倒影和回声。在这种冷漠与超然的背后，正是一种“万古同流”和“古今一瞬”的时空观。类似的诗句在晚唐人的怀古诗里不胜枚举。正如罗宗强先生在《唐诗小史》一书中所指出，晚唐怀古诗大多“从具体史实上升为对历史的纵览，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回顾历史，往往带有哲理意味”。^[7]而这种“哲理意味”的本质便是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具体到诗歌的表现，就是苍茫意味甚浓的时空感。

概言之，中晚唐以前的怀古诗，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终极理性思考，因而并无时

空感可言。时至晚唐，诗人的目光已不再停留于自身与历史的个别，而是投向了无数个个别背后的带有终极意味的宇宙哲理。这背后，其实是晚唐人日趋成熟的“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从汉末到晚唐，怀古诗与古典诗歌时空感的发展，一起走向了它们各自的大成熟，两者几乎是踏着同样的节奏和脚步，一起走向高潮的。

二、刘禹锡怀古诗中的时空穿越手法

罗马并非一日造就。从初盛唐到晚唐，怀古诗与时空观念共同成熟的过程其实并不像文学史家描述的那样简单。无数细小的历史因素，和看似不起眼的观念的渐变，千丝万缕地汇聚成了怀古诗在晚唐的一次井喷。这个过程中，刘禹锡算得上一个关键性节点。

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大家地位毋庸置疑。尤其是他的怀古咏史类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写得好，自古就有“以气为主”（《骚坛密语》）、“用意深远”（《茗溪渔隐丛话》引苏辙语）等评论。而当今学者也纷纷以“中唐时此类题材（指怀古诗）写得最多也最好者”^[8]、“标志着魏晋以来怀古诗的最终成熟”^[9]之类的赞词来评价他。

纵观他的怀古作品，大致可分出两类。一种上承初盛唐主流怀古诗的精神，多是面对古迹而生感慨，借古人古事以影射今人今事，且多有寄托自身遭遇的意味。如《韩信庙》、《金陵怀古》、《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这类诗作，立足点是对现实的关注，诗人跳不出自我和历史当下，故少了晚唐怀古佳作那种历史的超然态度和宇宙时空的大了悟、大解脱。因此只能说与初盛唐自我型的怀古诗同调，与晚唐高度时空化的怀古诗异趣。

另一类作品中已然出现了空漠苍茫的时空意绪，因而更加值得我们注意。诗人已经摆脱了传统的现实关注，开始对宇宙人生进行一种超越自我、超越当下的终极性思考。具体到诗歌表现手法而言，或可以用“时空穿越”一词来概括。

所谓“时空穿越”，指的是同一首诗中，出现古今双重时空的特殊表现手法。使人读来不由地发出一种“宇宙恒在，人世无常”的历史感叹。从具体手法而言，又可分出两种。一种是为了表现世事陵替和历史变迁，特意用某个古迹作为意象载体，将这个古迹的过去与现在叠映在一

起，造成一种同一场景，在古今时空的洗礼后“物是人非”的诗歌审美效果。如著名的《西塞山怀古》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江底沉，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汪师涵评此诗云：“‘人生几回伤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在其笔底者。”（《诗学纂闻》）诗中的“故垒”，正是朝代陵替、时空转变的见证者，它目睹了前朝往事，同时也同青山、寒流、芦荻等一起，伫立在今时今日今秋。同一场景，作为不同时空的见证者，带给我们广阔的时空幅度和巨大的时空张力。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

满宫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金陵怀古》

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波。绮罗随世尽，麋鹿占时多。

筑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辇路，唯有采樵歌。

——《姑苏台》

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

宫殿隐鳞围野泽，鹤蜀夜鸣秋色深。

——《台城怀古》

这里的冶城渚和征虏亭，故国荒台和雕辇路，悠悠的清江和鳞隐的宫殿，都是一种审美意象的载体，它们既是眼前的景象，又是旧时的风物。通过它们的“不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世间的沧桑巨变。同一场景的古今陵替，暗含了诗人对时空洗礼中“自然恒在，人事不永”的哲理思索。而巨大深邃的时空感，就在这具体的审美意象中凝结，然后释放。

刘禹锡怀古诗采用的另一种“时空穿越”手法，就是用一个“流动”的审美意象来“飞越”古今，将过去和现在两重时空绾合在一起，产生不可思议的审美效果。最典型的是这两首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一个“流动”的审美意象（堂前燕、旧时月），飞越古今时空，来俯视人世的变迁。试想，当年曾在王谢高门大户堂前呢喃缱绻的燕子，怎么可能在四百年以后，“飞入寻常百姓家”呢？当年曾映照着秦淮河畔歌舞管弦的清冷月牙，又怎么可能于夜深人静之时，悄然移过今人的女墙呢？按现代人对于时空的理解，“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就是说，堂前燕和旧时月只能定格在过去的时空中，无法再次让今人来体验。但是，刘禹锡偏偏要让它们穿越时空，作一次不可思议的挪移或者旅行。这并不是诗人一时的神来之笔，因为类似的笔法，在其它作品中已然可以看到：

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春少年时。（《谢寺双桧》）

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望夫石》）

这里的一灯焰、一块石，与前朝燕和旧时月一样，违背自然地法则，穿越古今时空之中。它们都是诗人的一种想像，也是时空变迁的一个缩影。

时空穿越如此不可思议的诗学手法不是凭空而来。众所周知，佛教至初唐已然“泊于近世，崇信滋深”^[10]，虔佛在太宗朝已经成为从帝王到庶民乃至整个社会的风尚。而佛家的时空观念对于深深喜爱参研佛理、甚至浸淫其中的中晚唐诗人而言，就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渗透。在佛教义理中，时空的确是可以瞬间超越的。在空间上，“须弥山可没入芥子”；在时间上，则是“一朝风月，万古长空”。《金刚经》有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11] 这势必给人以“万古即是一瞬，时空任意往来”的印象。另外，佛教空观宣扬“色空不异”之论，认为世界与时空不过是成、住、坏、空四相迁流的一个循环过程，一切繁华热闹、歌舞红尘旋刻可化为古墓荒台，枯草旷野——这就与刘禹锡笔下的《金陵五题》乃至中唐以后诗人常常回顾和反思的六朝历史惊人的吻合！是佛理在中唐以后的深入人心，直接启悟了怀古诗里的时空感。

刘禹锡本人与佛学之渊源甚深。少年（约十九岁之前）时代，就跟随过当时著名的侍僧皎然、

灵澈学习诗艺，颇得二僧称赏。^[12]仕途受挫后，十年贬谪的“逐臣”生活，使他得以深究佛典、广结僧友，甚至到了自称“侍佛而佞”^[13]的程度。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佛法的洗礼浸染和逻辑训练，刘禹锡在整个认识论层面上都受到了释氏观点的支配性影响。他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14]这是把佛家的“出世间法”作为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大法。试观其文集的大量议论文字，或谈佛理，或言诗情，无不富有洞见、条理贯然、分析透辟，甚有说服力。这就是他所追求的佛家所谓的“辩才无碍”之境界。由于深通佛学，在时空观念上，刘禹锡也显然接受了佛家那种宗教时空观，即时空既是短暂的瞬间，又是广袤的无穷，时空从本质上是任意交换、穿越的。他懂得“一瞥刻，一弹指”^[15]即可获“三生”、“三世”^[16]；懂得“前身身后付馀习，百千变化无穷已”^[17]等精妙的佛学要义。正如此，在刘禹锡的怀古诗里，才会有如此奇异的时空穿越现象，这种笔法，根源肇始于佛家。

由此回头再看他笔下的“前朝燕”、“旧时月”，它们超越时空的飞翔并非诗人一时的兴到神来之笔，而是他精湛的佛学造诣在诗歌造境过程中的完美体现。这燕和月，这山形与寒流，这渚、亭、殿、台，其实同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佛理时空中的恒在，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虚空，在这成、住、坏、空的色相世界里仅仅作着时空上的挪移而已。是故，时空穿越，是刘禹锡对于怀古诗的一种创造，也是佛理时空观的诗学显现。

三、刘禹锡在唐代怀古诗历史上地位之重估

诗歌时空感的背后是宇宙意识。怀古诗内部时空感因素的不断增强，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宇宙意识的不断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禹锡怀古诗中的时空穿越手法，恰恰有着双重的预言意味。

首先，从宇宙意识的觉醒与成熟角度看，刘禹锡怀古诗里的时空观念，是唐人宇宙意识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预言。这而种宇宙意识在中唐以后的走向成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

其一，历史上思想家、科学家对宇宙时空认识的反复思辨和经验总结，在初唐时多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成为唐诗中时空体认的知识背景，

如古代《庄子·庚桑楚》和《墨经·经上》中的某些时空观念，张衡对“宇宙无穷说”的确认与传播等等。

其二，汉末以来诗歌中的“生命意识”，直接开启了唐人的宇宙意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些人生苦短，世事无常主题的反复吟咏，为唐人在更广阔深邃的时空背景中去展示渺小而短暂的人生，提供了可以套用的思维范式。

其三，宇宙意识的萌动与发展，也与唐人情感充沛，富于感性的心理特质有关。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18]可以想像，初盛唐诗人在那些积淀着历史遗迹的自然山水中，难免会涌起一种时空悠悠、万古苍茫的意绪。而中晚唐的诗人们，在更深刻激烈的时代矛盾中，将其丰沛的情感发展成一种关注社会人生、俯仰宇宙天地的理性精神。面对历史遗迹，抚今追昔，对历史人事作一番跨越时空的思索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

其四，释、道的时空观念也给唐代诗人思索宇宙时空、天道人事，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李唐开国藉道教自抬身价，道家信仰在唐初风行一时。而“人如何不死”^[19]这样的问题，以及庄子“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探有时之具而托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庄子·盗跖》）的观点，无异对唐代诗人对时空观念的形成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佛教的影响力更大。如前文所述，佛家教义里的时空观念直接启悟了刘禹锡怀古诗中的时空穿越手法。而这种影响，到了晚唐才达到巅峰。晚唐怀古诗里，弥漫着佛教的时空意绪。像许浑的“凄凉遗迹洛川东，浮世荣枯万古同”^[20]，李商隐的“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21]，杜牧的“千古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22]，杜鹤荀的“尽谓黄金堪润屋，谁思荒古旋成尘”^[23]等等，都充满了佛家所说的人来人往，旋生旋灭，四时迁流，万古一空的时空观念，并且终最终走向了人生如梦、千古一梦的主题。这些诗里头的时空，或颠倒，或错位，或根本泯灭了界限，究其根源，始于佛家。

总之，唐人宇宙意识地成熟，怀古诗里时空观念地演进，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地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佛家时空观念的渗透。而刘禹锡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用“预言者”三个字来概括。他的时空穿越手法，其实就是怀

古诗佛理时空化倾向的一个端倪，一丝消息。这种创作倾向在晚唐诗人那里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具体手法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其次，从怀古诗自身的发展历程这个角度来看，刘禹锡所处的位置也堪当“承前启后”这四字。他是怀古诗在中唐以后走向成熟的一个预言。如前文所述，刘禹锡的怀古诗可以分出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来。前一种，是直接导源于初盛唐诗人精神气韵的作品，是极尽现实关怀的怀古诗，是儒生的怀古诗。而另一类作品，也就是灌注了佛理时空意绪的怀古之作，已然带有一种中晚唐文人士大夫面对历史遗迹，深感浮世盛衰无常、沧海桑田须臾改换的深沉感叹。可以说，是他第一个传达出了中晚唐诗人共同的历史思考——人类在永恒大自然、广袤宇宙中的迷惘、空漠和幻灭。这已是释氏佛老的诗了。他的第二类怀古诗堪称是对晚唐怀古诗发展方向的一个预言。

正是以上的这双重预言意味，使我们十分自然地重新思考刘禹锡在唐代怀古诗发展史上的位置。过去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都承认刘禹锡在中唐时期洵为大家的地位，也指出他是“中唐时此类题材（指怀古诗）写得最多也最好者”^[24]，并普遍认为是他“开启了晚唐怀古诗的大门”^[25]。但是，一个诗人，写得多写得好，就一定能开启下一个时代的潮流？即使真有开启后世诗坛潮流的功劳，那又具体体现在哪里？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刘禹锡的怀古诗创作地位值得进行了一次重估。而得出的结论是：唐代怀古诗的由儒入释，时空化特征的从无到有，在刘禹锡那里恰恰是一个过渡性的重要节点。他的创作，既有承接初盛唐人的地方，也有开启晚唐潮流的功劳。因此，他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和更具体、更充分的论证：他不仅是开启晚唐怀古诗潮流的第一人，也是整个唐代怀古诗坛风气的转换者，而这种承前启后的地位，正是在怀古诗时空化的进程中同步体现出来的。

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9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第 27 页，北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3] 朱光潜：《诗论》第 41 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 [4]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

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强烈的爱情……” 闻一多：《唐诗编（上）·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六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 [5] 瞿蛭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第 1292 页，《越中览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6] 详见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 [7] 罗宗强：《唐诗小史》第 276 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8] 胡遂：《晚唐与佛教诗》第 90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9] 田耕宇：《唐音余韵 晚唐诗研究》第 148 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
- [10] 彭定求等编：《全唐文》第二八一卷，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11] 《释氏十三经·金刚经》，第 11 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 [12] 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皎然，字昼，时以字行）。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后相遇于京、洛，与支、许之契焉。”见《刘禹锡集》（上），第 23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3] 刘禹锡：《送僧元嵩南游·引》，见《刘禹锡集》（上），第 392 页，版本同上。
- [14] 同注释 13
- [15] 刘禹锡：《送鸿举师游江西并引》见《刘禹锡集》（上），第 389~390 页，版本同上。
- [16] 同上。
- [17] 刘禹锡：《送慧泽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并引》见《刘禹锡集》（上），第 393~394 页。版本同上。
- [18]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第 198 页。
- [19]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绪论》第 14 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20] 许浑（一作杜牧）：《金谷怀古》 罗时进：《丁卯集笺证》第 282 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 [21] 李商隐：《咏史》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第 138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2] 杜牧：《悲吴王城》《杜牧集》，第 283 页，岳麓书社，2001
- [23] 杜鹤荀：《登城有作》，《全唐诗》卷六九二，第 7968 页。
- [24] 胡遂：《晚唐与佛教诗》，第 90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25] 田耕宇：《唐音余韵 晚唐诗研究》，第 148 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